

不知从何时开始,“宝宝”一词在中国的使用频率开始急速升高。在王宝强还没闹离婚,给“宝宝”赋予新的含义以前,“宝宝心里苦”、“气死宝宝了”等词汇已经广泛流传于年轻人群中,成为他们表达自我情绪的口头禅。其实,不仅是“宝宝”,环顾四周,你会发现眼下广大“奔三”群众几乎在利用一切手段让自己努力回到童年时代。无论是“蹭儿童节”,还是在朋友圈里自拍卖萌,抑或翻出幼年时的动画片、小人书、零食以示“怀旧”。80后、90后们似乎在“装嫩”的轨道上越跑越疯狂。投资商们也纷纷推出“青年怀旧电影”、“成人儿童节礼物”等听着就别扭的产品,投其所好。在这场群体的狂欢中,人们似乎都忘记了时光在无情逝去,我们离那个已逝的童年越来越远。

其实,当下中国这种群体性“装嫩”的思潮,在国际上并不鲜见。上世纪初,苏格兰小说家詹姆斯·巴利创造了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小飞侠彼得潘”,后来,心理学上就多了一种疾病叫“彼得潘综合征”,用于特指惧怕成年社会竞争、渴望回到儿童世界的成年人。此后,德国作家格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中也塑造了一个“不想长大”的主人公,因此又诞生了“铁皮鼓心态”,用以解释成年人的幼稚心理。

在被玄幻剧“霸屏”的暑期档,电视剧《小别离》意外出现,在两家卫视和一家视频网站播出没多久,就成为话题之作,在豆瓣网上获得的评分达到8.3。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产剧获得的最高分。

《小别离》引发热议,固然因为几位主演的精彩演技,但更重要的是它对现实的关注。它以小留学生为切入点,探讨当今社会最为热门的教育话题,触动了当下的热点和痛点。小别离,小切口,辐射的却是整个社会对孩子成长教育的种种反省。也正因为如此,在网络IP当道,现实主义缺席的当下,它的出现以及围绕它产生的热议,有着特别的含义。

毫无疑问,电视剧《小别离》是“现象级”的,因为它将镜头对准了当下社会正愈演愈烈的低龄留学潮。相对于“亲子剧”这个标签,我更愿意把《小别离》称为都市家庭伦理剧或情感剧。它改编自鲁引弓的同名长篇小说,准确地说,是改编自《小别离1》。毋庸讳言,从文本扩容为电视剧,内容的相对稀释也是在所难免。比如三个家庭的社会层次、孩子学习成绩的设置,表面看来有利于故事的编写和主题的凸显,但其实并不完全代表当下整体的教育现状,反而有单一化、刻意化之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主题深层次的展现。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过于巧合,这在表面看来是为了帮助电视剧剧情快速推进,仔细琢磨,就会发现略微经不住推敲。但观众仍然给它打出了近期国产剧少见的高分,可见是瑕不掩瑜。在当下充斥了玄

【所谓潮流】

群体性『装嫩』为哪般

□王昱

如果说欧美文学和心理学为成年人“装嫩”的现象提供了最初的个体模型,那么,该现象的社会化模型则是日本人创造的。早在本世纪初,日本就出现了大批年轻人“不想长大”的情况。这种现象迅速对文化造成了影响,动漫、轻小说大行其道,而在这些年轻人所喜欢的动漫、轻小说中,主

人公的年龄大多被“锁死”在17岁左右,这一规律被媒体戏称为“永远的17岁”。与此相伴的则是结婚率、生育率的直线下滑。日本学者研究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不想长大”的年轻人,刚好是在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最后一波“婴儿潮”中诞生的。而在日本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这一代人在传统行业中的上升空间,被前两次婴儿潮中诞生的“团块一代”和“团块二代”死死地压住。而向后看,由于此后的日本生育率直线下滑导致市场萎缩,本应属于年轻人的“创业市场”成为政府口头许诺的一句空话。沉重的现实压力让年轻人大量罹患了“彼得潘综合征”。日本社会开始出现“飞特族”(因找不到稳定工作,长期打零工,拒绝结婚生子)、“尼特族”(拒绝工作,在家啃老,沉溺于动漫、游戏世界)等群体。而这类群体的壮大,又客观上加速了日本的“少子化”进程。

对比日本“永远17岁”的现象,中国的“宝宝”热潮就很好理解了。对比中、日人口增长历史,会发现中国的人口增长曲线差不多是日本的翻版,只不过推迟了十年左右。由此说来,中国的80后、90后的处境,大约刚好与日本高喊“永远的17岁”的那一代相当,都赶上了本国最后一代“婴儿潮”,

是上升空间匮乏、创业市场尤其难混、压力山大的代。前几年,中国网络上曾经热传过诸如《泪奔吧80后,中国最苦的一代》之类的帖子,认为80后遭遇的“房贷车贷一大堆,职场、婚恋、养孩”等压力都是空前绝后的。这类帖子可以被视作这一代人非正式集体性抗议,而在抗议无效后,人群则必然发生分化,当一部分人选择继续前行,走上就业工作、结婚生子的成年人生活时,另一些人想的则是退却,像小飞侠彼得潘一样退回童年的精神世界——也许还有更多的人选择了兼而有之,在朝九晚五、还房贷、养孩子之余,捎带手发两条“宝宝心里苦”、“宝宝不哭”之类的朋友圈,或到电影院里看两场“怀旧”电影,感叹一番自己再也回不去的童年。

不管怎么说,长不大的成年人的确正在中国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我们不应该对这种现象感到惊讶。人类的年龄层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近代以前,人类没有中年,古代中国男子过了35岁直接自称老夫。100年以前,人类没有青春期,十五六岁的孩子算成人,直接被推入洞房,或拉到战场拼命。由此观之,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装嫩”的成年人,也许是在用他们的“卖萌”为人类打造一个新的年龄层吧……我们叫它“嫩年”如何?



【透视荧屏】

电视剧《小别离》折射出的是教育焦虑

□郭梅

社会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因此,作为当今通俗戏剧的主流品种,电视剧《小别离》不仅在李渔认为必备的情节性上超了标,而且并不像李渔本人的作品那样有情节而无品位,换句话说,并不像李渔的戏那样失之于高格调的缺失。故事的明快节奏和人性的脆弱,羸弱形成有机律动,是“小”与“大”的结合、“内”与“外”的结合,也是“纵”与“横”的结合。如果说原著作者以智慧的眼光和圆融的思维较完美地实现了自身二十余年媒体经历的文化化,以小说的形式实现了与公众的对接,那么,同名电视剧以看似平常实则奇崛的专业技巧成功实现了小说的电视剧化,坦然面对更多的公众,更接地气——自首播以来,该剧吸引了众多粉丝,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小学生们——他们本来是来看TFBOYS的,没想到却看到了说出他们心声的方朵朵和张小宇,立刻锁定了《小别离》。

这也就是说,除了剧中家长们的职业、脾性各异,言行比较符合设定人物的身份、性情和故事场景,形象比较真实可感以外,《小别离》在初中生形象的塑造

上也较立体丰满,偷偷写小说,偷偷去听偶像的演唱会,偷偷把同学的宠物抱回家,偷偷隐瞒测验的成绩……这些当下孩子们经常干的事情,在剧中不仅得到了细致的表现,还得到了某些家长一定程度的宽容和谅解甚至纵容。这对于小观众来说,不仅真实性很强,令他们产生很强的代入感,而且他们还仿佛看到自己的妈妈像“海清”一样不断唠叨孩子卷面上不太好看的分,更希望自己的爸爸像“黄磊”一样,偶尔偷偷地找借口把孩子从课堂里“救”出来,去游乐场!这也许是在目前的教育状况下他们放松减压的上佳良方,会成为他们最宝贵的记忆。编剧借剧中人所揭示出来的教育现状和教育理念,不仅直击人心,亦发人深省。

《小别离》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目送》。如果说学习目送孩子长大成人的背影是为父母者的必修课,那么,别离则是人生的必修课,不仅可以是本剧的主修课,即父母与孩子的别离,也可能以其他的形式体现出来,比如,除了生离还有死别。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小家庭是社会的折射。显然,题目里的“小”和社会形成对立统一体,反映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触及当代人内心深处的纠结、挣扎和不甘。该剧承袭了原著主题的敏感性和当下性,以小见大,力图一窥低龄留学潮之一斑而见当下社会之全豹,从寻常小人物、市井人家入手,折射时代的大变局以及众生百态,暴露人性的软弱,也不回避社会现实。

(据《文汇报》)

【文学论坛】

什么都可以快,唯文学需要慢下来

□杜浩

作家刘醒龙做客2016年南国书香节,在谈到文学写作和文化遗产以及当下社会发展的关系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什么都可以快,唯文学需要慢下来。”

作为文学,在文化基因的传承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学要放在中国文化特定的血脉之中,才能体现中国文学的特定意义。“世事都有主流,文学也如此。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有些主流的东西需要重新被唤起。”“最可怕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对自身文化的异化和误读。”

对于现今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作家来说,选择文学作品的时候不能随波逐流,要有自己的判断。现今文学的发展环境是“社会在快速发展,什么东西都在变快,但只有文学需要慢下来。唯有慢下来,文学才能往更深处发展,才有存在下去的理由”。

这里首先要讲到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怎样传承的?文化,是我们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这里面,有历史,有人文,有人的精神,有生活的积淀,有静水流深的心灵滋养。唐诗宋词,成为我们民族永远开不败的花,是因为它经过了历史岁月的洗礼和磨炼。四大名著,在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越发凸显其经典、传统的价值。农耕文明,这种历史创造的文化,在工业化时代,其价值依旧不能被忘记。就像我们手工做的活儿,当都改成机械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机器做的活儿更好,更有规则。可真正到了工业文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手工做的活儿才更有味道,因为有生命的气息在里面……这其实就是文化的积累、代代传承、慢慢发展的过程。所以,真正的文化要做精做细,就是需要慢下来、沉下来。这是文化的属性、文化的发展规律,也是文化的品质。这也就是如刘醒龙所说的,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需要重新被唤起的主流的东西”。而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需要慢下来、沉下来、静下来,作家就应该是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刹车系统。

目前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现在的文学的问题,是文学写作者对于文学写作不够严谨、不够重视,写得太快了,出书太多、太快,看都来不及,就像中国的发展一样快。一些作家不再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而是把“畅销”、“版税”、“点击率”当成目标,通过文学的“流水线制造”方式,以期尽快兑换成市场利益……所以,刘醒龙说,“什么都可以快,唯文学需要慢下来”,这首先是倡导和推崇一种“慢写作”。所谓“慢写作”,就是文学写作者要远离喧嚣的现实生活,追求安静的心灵生活,文学是本位,写出好作品才是最大尊严。这是一种文学态度的反映,是一种写作精神的坚持,更是一种文学信仰和尊严的坚守。这体现的是文学写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这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在当今网络时代,随着纸质书地位的江河日下,今天已不是文字和书还被敬重的时代,文字的神圣性也逐渐失去,我们怎样才能保证文字的神圣性、叙述的神圣性以及文学的价值?

如今,存在着各种文学态度和观念的碰撞、冲突和对立。而面对这种冲突、对立,不随波逐流,继续坚守文学精神的正直高尚,保持文学的良心和尊严,追求文学的严肃性、精神性和崇高性,这应成为文学写作者的文学自觉和文化担当。文学写作者要在自己的生命建立起对文学的精神信仰和价值意义追求。相信文学品格和人的品格的统一。这就是文学写作的“主流”,这就是文学的“价值”,这就是文学的“尊严”。

每一个文学写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存在方式,但不变的,是要有自己坚守的文学态度和写作立场,而喧嚣、浮躁的文化大潮退去,必将凸显其所追求的文学理想、文化人格、精神品质的光芒。